

刍议英文短篇小说对主题的观照与把控

洪洁

(西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分析英文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主题的性质、地位(对其它因素的统摄)、特征、在小说叙事上的作用、意义等,并探讨如何探寻主题及如何实现对主题权力的把握与限定。

关键词:英文短篇小说;主题;小说叙事;权力限定

中图分类号: I56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8)04-0086-03

Analysis of Reflection and Control of the Theme in English Short Stories

HONG Ji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Study,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13,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element in English short stories, the theme is briefly analyz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its nature and quality, the position (its control of other elements), its features, role and meaningfulness in fiction narration.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seek and explore the theme and achieve the control and restriction on its power.

Keywords: English short stories; theme; fiction narration; power restriction

一、主题小像速写

英文短篇小说作为艺术的一类,首先源于生活,然后反过来再现、重塑生活,要对人生、生活进行观照、反思;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品的小说,它所呈现、反射的生活是具有艺术性的,且应该高于真正生活本身。而艺术价值的体现之一就是小说肯定应该具有意义,即具有思想性。小说携带或凸显其意义是它必须承担的对于读者的职责。相比而言,小说其它的要素比如情节、人物等在读过作品之后往往容易模糊甚至忘记,而主题给读者所留下的印象、影响、启迪等应是长远隽永的。主题所产生的意义或思想性让读者拥有了某种精神上的清晰、启蒙、充实或超越,从而得到一些阅读的愉悦与审美的满足。因此,当我们谈到英文短篇小说叙事的内容构成要素时,其中的主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极重要的因素之一。

主题是最能体现作者思想观念的因素。作者对主题的选定、挖掘的深浅及开拓,直接决定作品意蕴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主题的亮度将提升作品

的艺术魅力。小说主题对读者的影响,好比强烈的电流通达全身各处,直击灵魂深处,从而在思想上引起共鸣甚至产生一场内心深处的革命。

从广义上讲,可以用主题来给小说进行分类,比如按主题类别小说相应地可分为:现实与幻觉、暴力与破坏、性别歧视、衰老危机、个人对社会、妇女形象、爱情与婚姻、追求自我、人际关系与人性弱点等等。狭义上讲,主题是一种中心思想,是作者对生活或某事某物的意义、重要性等的深刻洞察或领悟理解。小说围绕着它而构建,小说中的所有其它因素均要围绕这个统一点来组织,并受它控制。

二、主题的自身特征

1. 主题统率全篇

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说,主题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1],它总是水乳交融地体现、内化、存在于整个作品中。它统领着其它要素,如情节、人物、场景、叙事角度、手段与策略、象征等,从而很好地表现一部作品的显著特征,把它与其它作品区别并烘托出来。可以

收稿日期:2018-06-27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美国作家布莱特·哈特短篇小说作品主题研究(SCWY16-20)。

作者简介:洪洁(1972—),女,四川宜宾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专业教学与英语语言文学(短篇小说)。

这样讲,各个要素如何编织在一起形成小说,以及如何读懂整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主题来决定的。

2. 主题是一种个人化的阐述与发挥

主题任选,百无禁忌。而基于同样的母题,如生离死别、战争病痛、爱恨情仇、青春衰老、短暂永恒等,尽管说起来简单,但经各个作家演化后所表达、阐释出来的主题又可以那么的不同,而且变得复杂多了。同样涉及爱情,《安娜·卡列尼娜》《飘》《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对于爱情的描述,呈现出作家各自不同的侧重、特色与风格。

3. 主题既显性,又隐性,既抽象,又具体

主题凸显,则阅读容易;主题隐匿,则趋于含混模糊,因而晦涩费解。对于主题的选择把握、表达阐释、体会审美等必须与作品本身相关联与紧扣,从短篇小说中的方方面面去考量、处理,化抽象为具体。这是对作者创作和读者阅读的双向要求。

三、主题在小说叙事上的意义

1. 整合素材

面对浩瀚的素材,作家凭借主题将当中有关、有用、有意义的如磁铁般地吸附在其周围(这也是选材的原则与依据),统摄它们,并进行深化改造。这样能帮助作家实现对题材的取舍、驾驭与超越,向读者创造性地再现他们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体会、思考与感悟。

2. 决定修辞手法的选用

对主题的考虑将直接制约着作家对修辞手法的选用。比如,作家在进行小说叙事时,必须先要考虑如何处理他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是由主题方面的考量来决定的。

3. 赋予作家鲜明独特的叙事个性与风格

风格是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中所呈现或达到的一种整体化的统一,是一种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稳定持久的特质和共性。著名小说家大都有着各自的“不变主题”或对某种主题的偏爱,其一系列的作品几乎是对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奏所形成的复调,从而达到其风格的统一。由此彰显各自的个性,以提高各人在小说艺术领域内的存在感与辨识度。举例讲,萨特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巴尔扎克痛斥金钱的腐败,托尔斯泰讲博爱,海明威论述在虚空的现实世界里的个人勇气与优雅的重要性等。

四、主题的寻求与确定

对主题的探索往往来源于问题的诱发。以美

国作家布莱特·哈特的《扑克滩放逐的人们》为例,一开篇作者就把人物置于通往 Sandy Bar 的前途不明、生死未卜、凶多吉少的放逐途中。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坏人,在如此恶劣、混乱无良的环境下会做些什么?彼此间会发生些什么?状况与结局会如何?这些问题一经提出自然会引发对于主题的思考 and 演绎。由好的问题出发,经过升华与结晶,自然而成为好的主题。

对于主题隐匿的那种作品,读者必须仔细对小说中的所有的事项因素、因素之间以及事项因素与小说整体之间的关系都进行认真审读,才能领悟读懂主题。

正如前文涉及的主题的复杂性,其复杂性还在于,当读者对一个深奥的作品进行解读时,或许常常对它有不止一个的主题答案。以威廉·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为例,一个主题是“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人很难”,也可以是“如果一个人要抵制改变,那他会以死终结”,或者还可以是这样的“压制人的合理愿望将导致他心理的异常”,要么,还可以这样理解“南方陷入困窘:是跟着时代走,还是拘泥于过去?”

前文提到主题统率全篇,意味着它与小说中的主要细节必须一致,两者不能相矛盾抵触,而应互相支持与印证。主题是基于小说数据本身,而不是来自于作者的假设事实或他自己经验的想象。

五、对主题权力的把握、限定

主题在小说叙事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于确立其位置,因其重要性、统治力已足够彰显,而是在于如何把握、限定其巨大的权力,对主题的理性控制需要掌握好分寸,目的在于借此实现更好的小说创作。

任何事都不能走极端,过犹不及。对主题的分强调或失去对其权力的控制都是不好的。哪怕主题再重要,也不能为了表现而表现。如果对主题的处理时时处处让作家有过度自觉而明确的被控制感,那么小说作品会变成木偶而且创作过程也了无生趣。过严、过广的主题控制,将使作者丧失灵感并影响对感性的艺术审美和表达。因此,主题在小说叙事中的理想地位是既凸显浮现,又隐匿牵引的。一方面,凸显浮现往往出现在叙事开头,它帮助作者进入创作环境,总体把握创作局势,引导创作走向。另一方面,随着叙事的发展,它仿佛隐藏甚至消失了,只是暗中引导叙事向前推进。小说作者对主题的把握有一个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

过程,他心里始终对主题把握是很清晰的,而当作品呈现出来以后,主题在表面上往往还暗藏隐匿起来了。作者在创作中应做到心中有主题,既受其牵引与制约,但又能控制住它的权力,从而随心所欲地进行更好的创作。

主题总是应该尽量在艺术上的可欣赏性与人性上的可启迪性之间保持平衡,即它应该帮助作者更好地做到“寓教于乐”,通过作品更好地人性化、教化读者,而不仅仅限于说教、训导。主题再重要,也不能把发现理解主题定义为读小说的唯一目的,阅读小说只是为了获得主题就像只得到了一块无肉的骨头。小说不是布道、宣传,眼中只有主题则会忽略、扭曲、过分简化人类的经历与经验。主题一定不能滥用其权力,对它的思考与演绎须得放进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中;读者在理解主题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获得对生活的深入了解与更大的意识与觉察。这样的主题理解,不是单一的,而是丰满复杂的;不是刻板的,而是生动形象血肉兼备的。

六、主题与其它因素的互利关系

小说的主题不仅统率组织、统筹安排其它因素,反过来,其它的因素如果做得好,对它也能起烘托渲染的作用。小说的所有因素不能一一列举,本文仅仅涉及其中相对重要的来加以论述。

首先是人物因素。成功的人物形象,往往不应该是扁平、单一的,这样会没有说服力,它应该是鲜明、深刻、犀利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主题的力度。对人性的发掘、展示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人物性格是多样多面的,丰富杂糅的。微妙复杂的人物情感,立体、动态或“圆形”的人物形象让人经久难忘。小说凭借人物形象由此深入人心,发挥主题的作用。

小说所设置的背景也值得一说。广义讲,背景指人物所处、所经历的广阔的环境,如宗教、经济、教育、历史、文化、道德、精神、社会、家庭背景、情感等客观因素或状况。好的背景设置,能创造一种可理解的、让人熟悉的“真实可信”,一种令人信服可靠的身临其境的感觉。背景能增加独有的地方风味特色,更重要的是,它与小说的意义表达有关。背景不仅揭示了主人公的比如生存生活、社会、精神等等的状况,也展示了性格特质及其所思所想所为。小说背景特别能为读者的阅读创造一种心理氛围,一种精神上的感受或吸引力。比如在阅读中读者逐渐产生的神秘、紧张、担忧、恐怖、悬念、惊

悚、悲伤、喜悦、沉重、沮丧、兴奋、新奇等的感觉,它能一直吸引读者读下去,一气呵成,欲罢不能。对背景理解得越深透,对一篇小说比如人物、事件及其主题等的理解越好。

此外,风格与基调在烘托、渲染、强调主题方面亦有重大作用。作者常用幽默、反话、讽刺、隽语等来定下基调,并形成个人鲜明、独特的风格。风格是作家最显著、醒目的记号与标签。风格与主题互相成就。小说家依靠对相似的系列主题的探索以统一风格,反之,风格的形成与塑造则进一步烘托、突显主题。

七、主题的可变性特征

主题的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可变动性。在一篇短篇小说范围内,主题既可以表现得明显突出,对于其它因素具有较为强大的凝聚力与控制性;也可以隐藏在其后,变得晦涩模糊含混,甚至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觉得它没有了,或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然,无论它在一篇作品中怎么变动,应该是前后一致而不能自相矛盾的。主题在作品中的地位或作用应该像一位指挥一样,是中心人物,也是灵魂人物,既能挺在台前,也能退到幕后,进退自如,收放有度。主题既能控制、统领全篇,更能协调、编排其中的其它因素。

把主题放在一位作家的所有一系列作品中来考虑,它们之间应该也不会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似的,或相互补充、支持、发展深化的。一个作家在他的不同作品中对主题的探讨,往往会表现出对某一个相似系列主题的偏爱或固守。他的众多作品尽管题材各异,但从宏观角度看几乎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而已,犹如复调音乐。

八、个案研究

现以美国著名的乡土小说代表人物及开先河者,布莱特·哈特的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咆哮营的幸运儿》《扑克滩放逐的人们》为例,扼要分析一下它们在主题探索方面的共性与价值。

两篇文章的共性是:作品中的人物群像并非传统的正面、光辉形象,而都是不正派的道德败坏之徒、乌合之众的类型;人物所处的环境是因素复杂、恶劣多变、不稳定而危险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有道德污点的底层平凡小人物,类型是普遍多样的,形象是立体、饱满、真实、丰富的。

其次,这些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环

- [2] 廖璠.浅谈手机进课堂对高校教学的影响[J].教育现代化,2015(16):109-110.
- [3] 蔡静,李娟.疏堵结合:破解大学生课堂玩手机难题的关键[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4(3):121-123.
- [4] 陈怀志.智能手机给高校课堂教学带来的冲击和启示[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6(4):148-150.
- [5] 陈灿,范海兰,苏海燕,等.本科生课堂玩手机现象普遍背景下教学方法的改进[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65-67.
- [6] 孙银东.课堂使用手机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利用手机辅助教学的思考[J].高教学刊,2017(9):41-42+44.
- [7] 孙银东.大学生课堂手机使用情况调查及教育对策——以某高校为例[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9(2):196-200.
- [8] 薛胜兰.智能手机融入课堂教学的应用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8,39(1):86-91.
- [9] 崔景朋.智能手机进课堂:构建高校课堂教学新模式[J].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7,31(4):62-64.
- [10] 刘桂英.智能手机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与策略[J].教育教学论坛,2017(9):174-175.
- [11] 陈旭堂.智能手机对课堂教学的影响——以理论课教学为例[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5(11):17-19.

(上接第88页)

境的变化,人性也在变化,从而形象也呈现出多面性。在人性的表现与探索方面,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坏人入手。而他对人性的探讨并非拘泥于“非好即坏”的这种绝对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划分人性纯粹的善与恶。没有完全的好,也没有十足的坏。把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坏人放在一起,正是要表现人性的丰富多样、复杂微妙及其可变性。读者不会再用二分法来简单评判人物形象。因此,这样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多维度的人性,使之更具备深度与复杂性。

作者对人性的展现与刻画既丰富完善了人物形象塑造,更体现了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即对人性的持续深入探讨。邪恶堕落不是最终结局,善恶是相对的,恶也最后会向着善转变。作者对于

人性的展现与描绘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方式,给予读者越来越好的阅读感觉与印象:坏人们良心发现,心灵净化,思想升华,行动向善了。写作的笔调逐渐变得欢快明朗,让读者内心渐渐充满了正能量。这种对人性善的乐观看法与浪漫化的创作倾向,既给人以希望与光明,又完成了文学创作的使命: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文学就必然会持续关注、发掘、剖析并表达人性。因此,哈特的作品很好体现了在文学上的永恒魅力与不朽价值。作者虽远去,但他的作品历久弥新,阅读时处处让人感动与欣慰,散发出别样的光辉与迷人的味道。这种对人性的坚信,对人性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的不置疑,化成了主题不灭的光芒,而它又赋予作品永久的价值和力量。

注释:

① 见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144页。

参考文献:

- [1] 张大春.小说稗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2] 叶华年,王新球,金辉.英语短篇小说导读——结构与理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3]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4] 洪洁.探索布莱特·哈特精妙的微观艺术世界[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97-100.